



玉函山房輯佚書

全部百冊

百止

□ 11  
1236  
100





48.5  
100

1.236  
100





目耕帖卷三十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八

冬官考工記第六釋文鄭云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  
 篇亡漢興購以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  
 以備大數爾賈疏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  
 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為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  
 知作於何日要知在嬴秦以前故遭秦滅焚典籍  
 韋氏裘氏等闕也此記雖不同周禮體例亦為序



置首末相承

隋書經籍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合成六篇困學紀聞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以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

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考工記非博士所作也案賈疏又謂劉歆足成之亦非也

黃氏曰抄王次點曰以周官司空之掌故之司空未可以爲亡也夫周官言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萊溝洫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意者簡編錯雜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



空一官未亡也邱吉甫曰伯禹作司空平水土以  
來至周官之書皆曰司空掌邦土豈得以任土地  
之職歸之司徒職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邊師之  
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秋官  
似此之類頗多俞廷椿王次點皆以爲周官本不  
亡錯見於五官中余細考之果未嘗亡也真西山  
趙庸齋皆以次點之訂義有先儒所未發者余今  
以五官之屬其本文列於前以俞王先所刪補者  
參訂爲六官之屬書於後則周官三百六十粲然

在目而冬官之不亡信矣按吉甫又云宋淳熙間  
臨川俞廷椿始著復古司空篇新安朱氏一見以  
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舍  
嘉熙間永嘉王次點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  
六官始得爲全書攷吉甫冬官補亡五十四大司  
空小司空載師封人量人均人土均草人稻人山  
虞林衡川衡澤虞州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圉  
人場人牧人牛人充人獸人鹵人鼈人雞人犬人  
獸醫司裘掌皮司服典絲典枲染人弁師追師屨



人典瑞典同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司弓矢橐人家  
人墓大夫職方氏土方民形方氏山師川師邊師  
蓋合俞王兩家之說而損益之以成書篇首無闕  
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  
至邦國二十字大司空小司空之職二條仍闕元  
吳澄周禮敘錄冬官雖闕以尙書周官考之司空  
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  
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  
記別爲一卷附之後云按草廬所補又與俞王稍

異舒芬周禮定本多辨正之朱氏尊彝經義考云  
臨川俞氏復古編謂司空之屬分寄於五官同安  
邱氏暢其旨取五官所屬歸於冬官六屬適各得  
六十著爲周禮定本蓋讀此而宛如全書焉繇漢  
迄唐說經者義雖紛綸往往存其疑而不改逮宋  
元諸君子生千載之後一旦釐正其文若朱子之  
孝經大學蔡氏之武成金氏之洪範蔡氏之雜卦  
傳吳氏之禮記及俞氏邱氏之周禮皆自信而不  
惑後世學者莫敢議其非雖然無數君子之學識



苟好奇穿鑿則或失之僭或失之誣殆亦難乎免矣

冬官補亡三卷錢穀所撰據尚書大傳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弁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鮫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巧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溫故而知新者矣

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注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爲資案攻金之工云金有六齊注目和金之品數此齊字當依故書如字讀與六齊之齊同義杜改經字非也

與無鑄注鑄田器詩云侍乃錢鑄又云其鑄斯趙案高承事物紀原周書曰神農時天雨粟帝種之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則鋤蓋神農所造也詩曰痔乃錢鑄注鋤也世本曰倕作耨釋名曰鋤類然則鑄耨卽鋤也翰又考爾雅釋器斲鬲謂之



定李巡注鋤別名也張揖廣雅定謂之耨孟子雖有鉷基許慎說文解字鑄謂之鉷基顏師古急就篇注鉷去草之具一名鉷基又揚雄方言關東謂大鋤曰鹵斫是皆縛之異名

橘踰淮而北爲枳林希逸考工記圖解枳橘只是一種移橘於淮北則變而爲枳毛應龍集傳晏子云江南爲橘江北爲枳翰案淮南子□□訓橘樹之江北化而爲橙則又不止爲枳矣

鷓鴣不踰濟注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鷓鴣來巢傳曰

書所無也陸佃埤雅釋鳥南方又有鷓鴣者里兒別其舌端教以語言甚慧禽經曰鷓鴣剪其舌而語是也舊說鷓鴣不踰濟又穴居故春秋更有鷓鴣來巢以異書也案負暄錄南唐李主諱煜改鷓鴣爲八哥今名鷓鴣爲八哥者始於此

貉踰汶則死注貉或爲獾謂善緣木之獾也汶水在魯北困學紀聞貉踰汶則死先儒以汶爲魯之汶水列于釋文云案史記汶與嶧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



本性案浚儀本殷敬順說汝水甚確並可破貉或為獫之誤

妨胡之筭注妨胡胡子國在楚旁筭矢幹也故書筭為筭杜子春云當為筭筭讀為橐案筭作筭古文假借字不必改讀為橐也

凡攻木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二注故書七為十刮為挽鄭司農云七當為十挽讀為刮刮磨之工蓋玉工也案七之為十簡編磨滅缺其下挑畫也挽當

如字集韻韻會並云挽戶管切擊也摩也鄭鏐解義謂先鄭以刮摩為玉工義未賅雕人櫛人矢人不得謂之玉工也則作挽較刮字義長

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注鄭司農云鮑或為鞞蒼頡篇有鞞費賈疏藝文志蒼頡七章李斯作鞞費篇有治皮之事故引以為證又車人一宜有半謂之櫛一櫛有半謂之柯注引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櫛賈疏並是柄也案蒼頡篇皆是四字斷句其書散佚諸所引者多單字或二字蓋出張揖訓詁郭



璞訓詰如顧野王玉篇引說塊城上小垣廣韻入聲十九鐸酢字注引主答客曰酬客報主人曰酢史記匈奴列傳司馬貞索隱引靡者曰比麓者曰梳之類是二字爾雅釋文引瑗玉佩名文選注引薄微也茸草貌遷徐也餌食也之類皆單字引全句者惟禮記曲禮注引考妣延年說文解字序引幼子承詔神仙之術而已顏氏家訓書證篇引漢兼天下海內并厠豨鯨韓覆畔討滅殘四語又是班固所續非李斯蒼頡篇正文此經先鄭兩引亦

二字非全句也秋官掌客車三秣注引鄭司農云秣讀爲秣秣麻答畢氏沅序蒼頡篇補逸以秣秣麻答四字當卽蒼頡篇之言蓋從此二引推而知之也

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旂注故書雕或爲舟埴或爲埴杜子春云舟非也案雕人今缺是  
否未能定埴埴古今異字也

鄭注事官之屬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畧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



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賈疏三十工於六十爲不備記人錄者未必在六十屬之內直以數言之充得三十二而已案記首便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似亦未可以工爲官也  
陳傅良周禮說蒼萃車制名目爲一篇頗便於學者  
其有舛誤者

欽定周官義疏訂正之恭錄於此 夾車兩旁而圓轉者

曰輪輪之外輶而行地者曰牙亦曰車輞關西曰輶牙之中

直指奏轂者曰輻亦曰輪輶輻之所奏而負輪利轉者

曰轂亦謂之軹見詩轂內之大穿曰賢轂末之小穿曰軹

軹中鐵關西曰軹軹轂端脊也軹中穿壺處容軸者曰藪軹外以

皮約束而畫以五采曰篆以革鞅軹曰幬輻之近

軹稍麤處曰股輻之近牙稍細處曰骹輻樵之入

軹繫者曰菑亦曰弱輻樵之入牙者曰蚤軹與牙之

受菑蚤者曰鑿鑿有楫以固之曰檠輪牙稍偏於

外而輻股向內隆起者曰梗漢時人曰輪算車身

受載者曰輿輿之深曰隧輿後橫木曰軫六分車廣以一

爲之軾圍全輿之底通曰軫軾方象地又云加軾輿軾軾圍四尺又云弓長四尺謂之



鹿軫亦謂車兩旁為闌者曰軫亦謂軾之植者

橫者曰軾與轂末同名兩軾上出式人立可用一手馮

之者曰較九辨倚結輪自較以前揉曲以周於當

面人可俛馮之以為敬者曰式式低較高加兩層較然故曰重較亦

曰重耳若牛車及後世之車無式之下植者橫者

曰軾已上車轅曰軾謂前曲如梁詩軾之前持衡者

曰頸又軾前胡曲中軾之後承軾者曰踵軾之當

伏菟者曰當兔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曰任心左

兼前帆任心之當前一面曰帆帆前十尺亦作靶任心三

面亦通曰軾鄭注軾謂輿下三面之材軾之前頸所持而下屬

兩軾以駕服馬者曰衡兩軾之間曰衡任兩端貫

於轂中橫輿下為伏兔所鉗而承輿者曰軸軸末以鐵

止輪之外軾者曰鞅見詩上連輿底下鉗軸為駕說之用者曰

鞅一曰伏兔亦謂之輓見易已上軾人

車軾四尺謂之一等注軾輿後橫木賈疏即今之車

枕楊恪云車軾四尺注以為輿後橫木下記言加

軾與鞅焉四尺注以為軾輿也蓋軾本後橫木之

名而通輿下四面皆可謂之軾其形則方故曰軾



方象地輿下四面雖皆曰軫而論軫之高則以後  
橫木爲度軫圍一尺一寸方徑二寸四分寸之三  
輪六尺六寸故軹高三尺三寸并軫與鞮七寸共  
高四尺鄭樵又有車制說詳載王志長周禮注疏  
刪翼近阮芸臺相國著考工記車制圖解二卷訂  
證牙圍捎藪輪便車耳陰軌輶深任木衡輓等十  
餘事凡爲解六爲圖三玩辭步算淹貫詳明載學  
海堂經解

車戟常崇於及四尺謂之五等注倍尋曰常趙溥云

言車戟者以其長不必皆倍尋惟建於車者必然  
論與注異

輪人望而眡其輪欲其悞爾而下迤也進而眡之欲  
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圍也注故書微至至地  
少也鄭司農云微至書或作危至故書圍或作員  
案圍員古今字微危假借字也

望之欲其眼也注眼出大貌也王安石新義轂貴於  
急故欲其眼眼言如人之眼夫轂中虛而客輔以  
動轉何異於眼



抵其綆欲其蚤之正也注蚤當爲爪謂入牙中者也  
鄭司農云綆謂輪筭也元謂輪雖筭爪牙必正也  
賈疏凡造車輪皆向外筭向外筭則車不掉爪入  
牙中鑿孔必正直不隨邪也案禮記曲禮不蚤鬻  
注蚤讀爲爪則蚤爪二字古通用也注疏之義謂  
輪雖如筭甑之形而爪牙總取其正林希逸謂輪  
外有重護者謬矣

凡斬穀之道必矩其陰陽注矩謂刻識之也故書矩  
爲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案增韻凡司鋒  
倒刺皆曰距與後鄭刻識義合蓋距如字訓釋引  
司農之說存一解也

則穀雖敝不斂先鄭云斂當作耗後鄭謂斂斂暴陰  
柔後必撓減疇革暴起釋文斂黑各反呼報反案  
今俗謂不平者爲斂稜從黑各音又謂之斂稜從  
呼報音方言異也後鄭如字讀釋甚洽物理先鄭  
改作耗非也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注鄭司農云柞讀爲迎  
啗之啗謂輻間柞狹也摯讀爲欒謂幅危欒也郝



敬完解柞窄通微弱貌摯樵杙也翰案下文云牙  
得則無藥而固注鄭司農云藥楸也蜀人言楸曰  
藥元謂藥讀如湟以摯爲藥通彼義也詩周頌載  
載芟載柞毛傳除木曰柞穀小而長如除木之形  
禮記月令雪霜大摯蔡邕章句摯傷折也大而短  
如傷折之形如字訓釋似亦可通也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注六尺六寸之  
輪牙圍尺一寸易被總義以兩面牙圍一尺寸言  
之每面得五寸半案牙有四面易氏但言兩面於

圍字未淡

以其圍之助稍其數先鄭云數讀爲蜂數之數謂穀  
空壺中也後鄭謂此數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壺中  
當輻蓄者也蜂數者猶言趨也數者衆輻之所趨  
也案蜂數蓋當時語今俗猶謂物之湊集者爲一  
窠蜂云

是故輪雖敝不甌於鑿注鄭司農云不甌於鑿謂不  
動於鑿中也元謂甌亦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  
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也賈疏先鄭以甌爲動而



不動於鑿中後鄭以甌亦敝不能敝於鑿旁不從先鄭者以動者必先動於旁乃及於中不可云先動於中也又鮑人察其線而藏之則雖敝不甌注甌鄭司農讀為磨而不磷之磷案釋文甌音吝一音鄰此記甌音吝鮑人甌音鄰也

萬之以眡其匡也注輪中萬夔則不匡刺也故書萬作禹鄭司農讀為禹書或作矩郎兆玉古周禮說既圓矣又用萬以取其方而四圍之端正恭讀

欽定

周官義疏揚雄方言云枸篋車弓也自關而西謂之

枸篋又集韻篋篋規車輞則也卽此注萬夔文有異同耳後人以矩解之非也

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注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無不足則同賈疏謂兩端俱用黍量之眡其容受同不林希逸圖解牙藪之藪皆以黍量則知其穿孔皆無大小深淺也案鄭注掬其藪云壺中當輻蓄者非輻蓄所入孔也虜齋說非是

輪人為蓋信其程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注斗柄達常也毛彥清云部厚一寸而曰二尺者



注謂兼達常言之然則達常在部一寸其不入於部者尺九寸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注故書十與上二合爲二十字杜子春云當四尺者二句十分寸之一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注庇覆也故書庇作秘杜子春云秘當爲庇謂覆幹也案張揖廣雅秘密也藏也秘亦具有覆意似不必改古文經字也

輿人參分軹圍去一以爲鞬圍注謂之鞬者以其鄉

人爲名鞬書或作輪案鞬是古文本字輪是漢師改字

繼者如附焉注如附枝之宏殺也賈疏材有大小相附著如之枝柯本大末小之宏殺也王安石新義繼者如附謂脗合而不離如枝之附於幹也說較注疏爲勝

輶人軌前十尺而策半之注十或作七非也鄭司農云軌謂式前也軌或作軹元謂軌是軌灋也賈疏軌字車旁凡與古書車旁已作軹者字雖異同是



式前若軌則車旁九轍之廣爲軌轂末亦爲軌詩  
擗風濟盈不濡軌毛傳山輶以上爲軌釋文依傳  
意直音犯正義說文云軌車轍也軌車軾前也然  
則軾前謂之軌也非軌也但軌聲九軌聲凡於文  
易爲誤寫者亂之也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注  
云周禮大馭祭兩軾祭軌乃飲軌與軾於車同謂  
轄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輶人云軌前十尺  
而策半之鄭司農云軌謂軾前也書或作軌元謂  
軌是軌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轄軾之所樹持車

正者大馭云祭兩軾祭軌乃飲注云故書軾爲軾  
軌爲範杜子春云文當如此又云軾當作軾軾謂  
兩轄範當爲軌軌謂軾前鄭不易之是依子春軌  
爲正也然則諸言軾前皆謂軌也小戎傳曰陰掄  
軌也箋謂掄軌在軾前垂鞵上文亦作軌非軌也  
軌自車轍耳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正義此云范  
大馭云軌兩事一聲同字異故云聲同謂軾前之  
軌與此范俱是軾前也但軾前軌車旁著凡或作  
範字雖作範字聲同而字異卽詩擗風濟盈不濡



軌亦車旁凡與此同也若轂末之軌則車旁著九  
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著九  
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也與此字同而事異此辨  
軌軌二字詞煩而不殺明辨以舊故備錄之  
十分其軌之長以其一爲當兔之圍注軌當伏兔者  
也歐陽謙之說兩伏兔居兩旁軌在中央所謂當  
兔之圍謂軌也

及其登陁不伏其轅必益其牛法故書伏作偃杜子  
春云偃當作伏又及其下陁不援其耶必緝其牛

後注故書緝作鯁鄭司農云鯁讀爲緝關東謂紂  
爲鯁案偃當如字集韻偃與逼同侵迫也偃其轅  
謂迫近而按下之有似凌偃古名行滕曰偃劉熙  
釋名偃所以自逼束亦是取束偃而名之也偃具  
有伏字義改偃爲伏反失膚淺鯁字除韓將申差  
人名而外別無所見先鄭讀緝云關東謂紂揚雄  
方言緝車紂自關而西謂之紂自關而東周洛韓  
鄭汝穎之間謂之緝許慎說文解字緝馬紂也顧  
野王玉篇緝同緝廣韻紂俗同鞫皆與司農說合



郝敬完解下隨車邸前頽不使人扳援則壓制牛尾如緇也此雖亦改讀經字而訓義深切非杜氏之比也

是故輶欲頽典注頽典堅忍貌鄭司農云頽讀爲懇典讀爲殄駟馬之轅率尺取一縛頽典似謂此也王安石新義詩云頽人其頽又曰頽而長兮頽長也典讀如方典之典言常也蓋輶長丈有四尺四寸過此則其長爲有餘而贅不及此則其長爲不足而虧皆非法度之常也案介甫如字訓釋可存

一義

輶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注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兩注令水去利也元謂利準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輶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輶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王安石新義輶注則利準者輶所以駕馬引之而進若水之注然其勢順矣故其行則便利而不滯準平而無礙利準則無傾覆之敗所以能久也易祓總義不淺不



深若水之注無所凝滯故行則利而順載則準而平利準則愈久而愈堅馬引之而和人乘之而安案後鄭直以經文爲誤未若先鄭依經讀爲得但先鄭說馬脊順水意亦少曲王氏易氏說洽於理若鄭鑿解義惟其勢如注則車必利而無凝滯其平如準則車必平而無傾側利而速準而平則其弊壞也亦難說緣後鄭於義爲疑

終日馳騁則左不捷注杜子春云捷讀爲蹇軒調善則馬不蹇也又或爲券元謂券今倦字也軒和則

久馳騁載在左者不能倦尊者在左也案經文一本作券蓋古今文之異也鄭謂券今倦字許慎說文解字券勞也徐鉉注今俗作倦廖文英正字通與契券之券異券从刀此从力鄭蓋依古文爲說子春改捷爲蹇以意讀之故鄭不从也

軌中有澣注環澣謂漆沂鄂如環賈疏澣謂漆也沂鄂如環者謂指漆之文理也毛應龍集傳韞人爲臯陶曰良鼓如積環弓人爲弓曰角環澣皆謂漆之文理自然如環



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烏旟七旂以象鶉火也能旗  
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毛應龍集  
傳九旗特舉其四者全羽爲旒析羽爲旌未嘗有  
旂也通帛爲旌雜帛爲物未嘗畫也不舉大常義  
未詳易被總義曲禮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  
右白虎與此記合翰案上言軫方象地蓋圓象天  
故此特舉旗旂旂旂取象四方列宿者言之故不  
及其他也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注觀禮曰侯氏載龍旂旂弧鞬

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縵之幅有衣謂之  
鞬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  
有尾因此云枉矢蓋畫之案上言四旂取象四方  
列宿此言弧旌枉矢以明天討與曲禮招搖在上  
急繕其怒同義但彼畫招搖法天之常此畫枉矢  
極天之變輶人蓋專指兵車言耳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棗氏  
爲量段氏爲鑄器桃氏爲刃注多錫爲下齊大刃  
削殺矢鑿燧也少錫爲上齊鐘鼎斧斤戈戟也郝



敬完解金謂銅鐵性剛易折故以錫和之鄭鏹解  
義攻金之工獨無爲鼎爲斧斤爲鑿燧者鼎亦鐘  
之屬可附於鳧氏之官斧斤亦上齊可附於戈戟  
之列鑿燧獨無可附意者自有鑿燧之工執中齊  
蓋記者亡之耳案注明列鑿燧於下齊亦當是築  
氏所執記文舉重而言只以爲削一事以例其餘  
剛中臆爲之說耳

築氏爲削注削今之書刀賈疏秦蒙恬造筆漢時蔡  
倫造紙古者未有紙筆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

仍有書刀是古之遺法也反張用之劉熙釋名釋  
兵篇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困學紀聞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筆爲詩書  
之圖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爲良徐堅初學記按尙  
書中候及曲禮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  
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更爲之損益耳恭讀

周官義疏曲禮史載筆爾雅不律謂之筆筆之名由  
來已久非蒙恬始造也古帛書銘旌之類及續畫  
之事非可刀刻必有筆爲之疑故但用竹古筆從



竹至蒙恬乃用獸毛耳康成謂今之書刀是以漢法况之言書刀亦然非削不可以他用也書刀用以刻字亦用以除字故曰筆則筆削則削然則古者書刀與筆兩用之

治氏爲殺矢注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趙溥云矢人只是理會輕重筈羽至於箭鏃却是治氏以金造之然矢有五而治氏止爲殺矢者意殺矢用於近射田獵用金爲多故與削同齊也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鋒注戟今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鄭司農云刺謂援也元謂刺者著秘直前如鐔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賈疏先鄭云刺謂援也後鄭不從者經上言援言胡下別言刺明刺與援別知三鋒胡向下者三鋒皆向上者無用故廬人注句兵戈戟屬也

鄭敬仲說桃氏爲劍云劍所以禦暴除惡以桃氏爲



之桃能除不祥也又說鳧氏爲鐘云鳧之爲物入水而不溺勝水而不淫先王作樂亦欲無淫溺之害案二說極有理致

中其莖設其後注鄭司農云中謂穿之也元謂從中以卻稍大之也後大則於把易制賈疏先鄭云穿之謂穿劍夾內莖於中故云中其莖後鄭意設訓爲大易繫辭益長裕而不設鄭注云謂大也王志刪翼後讀如有後之後正指莖下稍大易制處也不必訓設爲大也

鳧氏爲鐘兩樂謂之銑注故書樂作樂杜子春云當爲樂釋文樂本又作鸞力端反案作樂者涉形而誤作鸞者涉聲而誤賈疏樂銑一物俱謂鐘兩角古應律之鐘狀如今之鈴不圓故有兩角也案歐陽修集古錄景祐中脩大樂治工拾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於腹因存而不毀卽寶甌鐘也余知太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奉詔脩樂皆以朴鐘爲非及得寶甌其狀正與朴同乃



知朴爲有法也又唐書潯陽耕者得古鐘高尺餘  
楊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剖試有刻在兩樂果  
然此二條可考見古鐘樂銑之制

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注屬鐘柄所以縣之也鄭  
司農云旋蟲者旋以爲飾也元謂今時旋有蹲熊  
盤龍辟邪又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  
注帶所以介其名也介于鼓鉦舞甬衡之間鄭司  
農云枚鐘乳也元謂今時鐘乳俠鼓與舞每處有  
九面三十六案宣和圖有蛟篆鐘銘五十二字極

古間作鸞鶴蛟螭之形欵識鈿金甬旋比他鐘蟲  
鏤尤劇瑰妙當甬旋之間設環象獸形又有夔首  
鐘無銘通體飾以夔首略無他飾又有雙夔鐘四  
皆無銘高下輕重雖不同至於作雙夔之飾則一  
也又有雙螭鐘無銘而體中爲雙螭之狀素乳蟠  
夔鐘無銘是鐘乳素自鼓至舞間隱起細紋作蟠  
夔狀素乳鐘無銘通體與甬皆周以繁乳鉦間特  
闊而下狹篆帶頗近古而鼓間復作雷紋但無隧  
鑿之形耳然三十六枚與它鐘椎和似略無致飾



故以素乳名之又有龍鐘無移其枚銳而不圓旃以花紋爲飾每面作八龍循緣相向其騰躍之勢枚間間以雷紋又有夔鐘三皆無銘作立夔之飾面舞上復爲雷紋有篆帶鐘三皆無銘一器甬特長大約以圓環者三旋蟲則爲鳳形枚臬之間別分畦畛而中蒙篆帶又狀蟠夔於鼓隧之上一器鼓與頂間曰作篆帶糾結之勢其小異者特爲一面之飾一器成體切相類而甬虛旋素此爲差別耳三鐘濡金凝質精純一致又有星帶鐘二皆無

銘飾以星紋一與甬作雲紋鼓間著以雷篆一器所飾尤加繁縟又有輔乳鐘二皆無銘環體被枚凡三百有六十又有碎乳鐘四皆無銘於三十六枚之外皆飾以碎乳又有齊侯罇鐘銘四百九十二字又有齊侯鐘四一銘八十五字一銘七十二字一銘八十一字一銘七十二字形制皆相肖又有遲父鐘銘四十字又聘鐘銘十五字又寶和鐘銘二十二字又宋公涇鐘六皆銘六字銘文略無小異又有挾耳鐘二以爲文鏤典雅皆周物也此



皆可以考見鳧氏爲鐘之制楊慎升菴外集夔州  
府近掘地得一鐘形如犀斗區而長一面凸爲十  
六乳一陰一陽總爲九乳古詩春鐘九乳鳴疑此  
鐘應春宮律也此言鐘乳之數與注疏不同可備  
參考郝敬周禮完解大景曰景乳似大星故又謂  
之景其說又異而與博古圖星帶鐘有合或不謬  
也

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沈括夢溪筆  
談今太常鐘鐃皆於甬本爲紐謂之旋蟲側垂之  
所謂衡者鐘縻自其中垂下當衡甬之間以橫括  
掛之橫括所謂旋蟲是也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  
注故書侈作移鄭司農云當爲侈說猶意也王志  
長刪翼愚按說猶故也陳祥道禮書聲出於器有  
說可推下文所謂已厚則不長甬則震乃其說也  
一案注訓說爲意亦謂言說其意耳陳氏如字釋之  
頗直捷侈移假借字

侈則柝注柝讀爲咋咋然之咋聲大於外也案柝當



訓爲載柞之柞山無材木之蔽其狀散而不聚侈聲似之如字解亦可通

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圓之注厚鐘厚深謂窪之也其窪圓故書圓或作圍杜子春云當爲圓郝敬完解隧燧通如鏡取火日中者鐘受擊處爲圓形微起光明似鏡深高也猶覲禮爲壇深四尺之深鄭謂窪誤翰案圍字能兼圓意古文經字似不宜徑改

桌氏爲量量之以爲黼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

一黼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注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黼此言內方耳圓其外者謂之脣也故書脣作脣杜子春云當爲脣其底深一寸也耳在旁可舉也案注言圓其外者謂之脣此用故書脣字義後載杜子春作脣附存其說耳其脣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黼之脣容一豆黼之耳容一升卽以此黼兼豆與升之量若脣在底非所用矣陶人爲獻實二黼注黼量名六斗



四升曰鬴陳祥道禮書先儒所引者齊人之亂法非先王之制度所以知鬴爲斛者蓋臬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鬴其脣一寸其實一豆豆非斗也斗十之而爲斛則鬴之方尺爲斛可知或言鬴或言斛互相見也說亦未必卽然而其脣一寸不作譬信矣

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注鈞三十斤其聲應律首程迥三器圖義鬴銅重一鈞深尺內方尺其聲中黃鍾之宮豈扣擊而得其聲應乎又漢斛重二鈞

方尺以圓西方聲中黃鍾夫侖管小差已不得其調周鬴漢斛相去甚遠乃俱協合黃鍾此愚所未解也有告迥者曰以聲定侖若鬴斛則離合其數與黃鍾之聲會耳非扣擊而得其聲也又云古人以度定量以量定權必參相得然後黃鍾之歷可求八音五聲從之而應也

槩而不稅注鄭司農云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賈疏鄭志趙商問臬氏爲量槩而不稅厘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不稅此官量鎮在市司所以勘諸厘



之量器以取平故不稅彼屨人所稅在肆當用者  
也林希逸圖解槩平也用此舖者取平而已而賦  
入租稅之時實不用之注疏及諸家皆謂官司爲  
之聽民自用不收其稅蓋民所用之舖當以木爲  
之此特爲式故銘曰茲器維則也陳傅良說槩平  
也謂斗槩以竹木爲之五量資之以爲平月令仲  
春正權槩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槩之王志長刪翼  
引雜說黃鍾是一陽方生其時以冬至其數也以  
九其聲也以中量本屬數與聲事唯其得器之精

微天地陰陽之正氣默與之合致天下皆於是乎  
取平但欲其平而已非有取之之意說者以不稅  
爲租稅非也

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旣成以觀四國承  
啓厥後茲器維則案秦有鐵權銘其文亦古質蓋  
仿周嘉量銘爲之附 於此廿六年皇帝盡并天  
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縮灋  
度量刪不壹歎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刻詔丞相斯  
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



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刻左使毋疑平陽斤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鄭鏗解義左傳犀兕尙多棄甲則邪荀子楚鮫犀兕以爲甲越語言夫差衣水兕之甲億有三千合甲於傳無徵其壽遠故倍其負以爲之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合甲不言其物卽合犀兕而爲之也或用兩犀革或用兩兕革或合用一犀與兕爲之費多

工多而價重甲之尤良者也凡甲皆削革裏肉合甲則削之彌薄惟存其表兩面皆表故堅久也權其上旅與其下旅注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賈疏旅衆也札葉衆多故謂之旅上旅爲衣下旅爲裳春秋傳曰得其甲裳案詩小雅北山篇旅力方剛毛傳旅衆也朱子集傳旅脅同先鄭以要之上下言旅得毋訓旅爲脅乎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注韋革遠視之當如茅莠之色鄭鏗解義茶茅莠也易曰藉用白茅



茅本自白矣茅之始生日黃則又柔而白也欲其  
茶白蓋指茅之黃爲茶也

卷而搏之欲其無弛也注搏鄭司農讀爲縛一如瑱  
之縛謂卷縛韋革也弛讀爲旣建而弛之弛無弛  
謂革不巋又欲其柔滑而脛脂之則需注故書需  
爲劓鄭司農云脛讀如沾渥之渥劓讀爲柔需之  
需王安石新義卷謂斂其舒也搏謂以手搏之欲  
其無做撓而邪弛也郝敬完解需猶馬不契需薄  
其芻則需之需輒也案王氏解搏之郝氏解需字

皆如字翰意脂之厚者爲脛與水澤之渥音同而  
義亦微異

引而信之至則是以搏爲幪也注鄭司農云幪讀爲  
翦謂以廣爲狹也元謂幪者如倭淺之倭毛應龍  
集傳謂此節當在卷而搏之之後妄生異議非也  
韠人爲臯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  
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注鄭司農云韠書或爲  
鞫臯陶鼓木也元謂鞫者以臯陶名官也鞫則陶  
字從革郝敬完解臯與高通鼓長者曰臯古者爲



土鼓瓦匡故名陶後世以木板合而規之陳懋庶  
物異名疏臯陶鼓匡也

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注磬折中曲  
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鼗鼓同以磬折爲異程瑤田  
磬折古義磬折據周髀積矩言之卽木工石工之  
曲尺

畫續之事山以章注章讀爲獐獐山物也在衣齊人  
謂麋爲獐水以龍注龍水物也在衣賈疏馬氏以  
爲獐山獸畫山者并畫獐龍水物畫水者并畫龍

鄭卽以獐表山以龍見水此二者各有一是一非  
古人之象有山不言獐有龍不言水今記既有獐  
有水止可畫山并畫獐畫龍并畫水何有棄本而  
遺末也郝敬完解謂畫山欲其分明山形層累高  
故宜章趙溥說星辰天之章草木地之章畫山雖  
有形須畫出草木之文而成章王氏說爾雅釋山  
曰上正章畫山者蓋象其文之成章而必取其上  
平之形故曰山以章龍能作雨以澤物故畫龍者  
必以水故曰水以龍



鳥獸蛇注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者賈  
疏言鳥有翼言獸有毛言蛇有鱗故云蟲之毛鱗  
有文采者鄭宗顏解鳥卽鳥隼爲旃之類獸卽熊  
虎爲旗之類蛇卽龜蛇爲旒之類凡此者或繪之  
於衣或繪之於旗常之間皆畫繪之事也案春官  
司服鷩冕注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  
章凡七也又尙書益稷篇山龍華蟲孔安國傳華  
象草華蟲雉也正義以華象草華蟲雉則華蟲爲  
一周禮鄭元注亦然又引顧氏取先儒等說華取  
文章雉取耿介以爲顧氏雖以華蟲爲二其取象  
則同又引周禮司服之注鷩冕七章華蟲爲首華  
蟲卽鷩雉也此注以鳥獸蛇爲華蟲未免歧解似  
當以畫旗常爲是

凡畫績之事後素功注素曰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  
汙也不言繡繡以絲也鄭司農說以論語繪事後  
素案論語繪事後素何晏集解引鄭曰繪畫文也  
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  
姜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也與此記注



合林希逸圖解素者畫時先爲粉地功與工字同  
先施素地之功而後可畫續也王昭禹詳解素功  
者質也畫續者文也惟白能受采故素功爲先而  
畫續爲後此二說皆用楊龜山解論語義非鄭注  
本意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注鄭  
司農云湛漬也丹秫赤粟也元謂湛漬如漸車帷  
裳之漸熾炊也羽以飾旌旗及三后之車淳沃也  
王昭禹詳解朱謂朱砂也以朱砂漸赤粟以染羽

至於天時之一變而後炊熾之以羽之入色爲難  
故也淳與幌氏記渥淳其帛之淳同熟之使厚也  
翰案名醫別錄丹砂生符陵山谷采無時光色如  
雲母所拆者良作末名真朱陶宏景曰卽今朱砂  
也胡演丹藥秘訣升鍊銀朱用石亭脂二斤新鍋  
內鎔化次下水銀一斤炒作青砂頭砂不見呈研  
末罐盛石版蓋住鐵線縛定鹽泥固濟大火煨之  
待冷取出貼罐者爲銀朱貼口者爲丹砂今時染  
紙有朱砂箋飾棟宇多以銀朱和油用之詩幽風



目耕巾 卷三十一  
云我朱孔陽書梓材惟其塗丹雘皆謂此也朱湛  
丹雘其法不傳意丹雘卽今之紅麴李時珍本草  
綱目造紅麴者以白米飯受溼熱鬱蒸而爲紅卽  
成真色久亦不渝此乃人窺造化之巧者也東璧  
說紅麴與丹雘義合本草雖不載似其用始自中  
古

三入爲纁五入爲緌七八爲緇 注染纁者三入而成  
可再染以黑則爲緌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  
也又復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云論語曰君子

不以紺緌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纁  
再染謂之緌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兮元謂  
此同色耳染則布帛者染人掌之凡元色者在緌  
緇之間其六入者與賈疏此及爾雅不言四八及  
六入案士冠禮注云朱則四入與是以纁入赤汁  
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若更以紺入  
黑則爲緌若更以緌入黑汁則爲元故云元則六  
入與元入黑汁則爲緇緇與元相類故禮家以緇  
布衣爲元端也朱子語類舊纁絳朱此紅之染數



一入為禱再入為纁三八為絳四入為朱案鄭鍔解義線音茜朱與丹秬所染故始八必茜也朱子謂線為茜本此其說再入為纁三八為絳與周禮爾雅並不同

鄭鍔解義禮制所用者元纁與緇色為多而此只言纁緇而已至於青黃不用也皆不言焉豈非羽之所染者只此三色故歟

匨氏凍絲以浼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注故書浼作湄鄭司農云湄水温水也元謂浼水以灰所

沛水也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浼賈疏禮有浼齊謂沛酒為浼則此亦當以沛灰汁為浼案湄浼古今異文鄭從今文作浼謂灰沛水攷莊子逍遙遊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為業郭象注不龜謂凍不皸瘃也泝澠統者漂絮於水也蓋手在灰中易凍而皸瘃以此推論後鄭義長

凍帛以欄為灰渥漚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屨注渥讀如鄱人渥菅之渥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也杜



子春云淫當爲涅書亦或爲湛鄭司農云澤器謂滑澤之器蜃謂灰也士冠禮曰素積白履以魁拊之說曰魁蛤也元謂淫薄粉之令帛白也釋文欄音練案集韻欄素圈切音攣木名當是此欄木也羅願爾雅翼雀入淮爲蛤雉入海爲蜃大蛤也肉可以食殼可以飾器灰可以塞牆壁又可以爲粉而俗呼蛤粉泉南雜志泉無石灰燒蠣房爲之堅白細膩經久不脫蛤蠣皆蜃也此蜃灰之證歐陽謙之說涅沃爲煮熟甘帛嘗問治絲者黃絲以灰

煮之可漚使白不聞漚帛或煮之也恐非注意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注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者闕耳故書或言命圭五寸謂之躬圭杜子春曰爲七寸元謂五寸者璧文之闕亂存焉王昭禹詳解天子之圭言尺寸而不言厚薄以宗后內鎮之文則知度四寸厚一寸矣諸侯之圭言尺寸而不言廣厚以雜記之文則知廣三寸厚半寸矣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  
蓋天下也賈疏按書傳云古者必有冒言不敢專  
達之義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注云君恩  
覆之臣敢進是其覆冒之事按孔安國注顧命云  
言冒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方四寸邪刻之不可  
冒以覆蓋天下者義得兩合故注有異趙溥說諸  
侯之圭則刻其上天子冒圭則刻其下故可以冒  
之一則表君德之能覆一則驗諸侯之無僭踰也  
以四寸者或謂象德冒四方或謂取其方正以率

下也王應麟困學紀聞冒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  
符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之圭闊狹等也此  
瑁惟冒圭不冒璧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冒方四寸蓋縱橫高厚皆同稍隆其上侯  
室其下以爲冒形取王者覆冒天下之義朝諸侯  
執之以爲容且示以先王所傳之重也若云冒諸  
侯之圭以齊瑞信則子男二璧既不在所冒之列  
而三等之圭共此一冒雖有詐僞亦惡從而辨之  
此實先儒之陋說後人祖述之者雖多皆可廢也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注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爲龙尤謂雜色元謂全純玉也瓚讀爲獲屨之屨龍瓚將皆雜名也卑者下尊以輕重爲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賈疏此注出於禮緯鄭鑄解義凡裸器前有龍口以流注中有瓚如盤以盛鬯後有柄以執持用圭爲之謂之將天子則三者用一玉成之故謂之全上公之裸器惟龍口得如天子用玉其瓚其將皆石之似玉者侯之裸器惟瓚得如天子

用玉其龍其將皆石之似玉者伯之裸器惟將得如天子用玉其龍其瓚皆石之似玉者林希逸圖解艾軒云裸玉有三爲龍首一等玉也以次於全玉爲瓚一等玉也又次於龍首瓚盛酒也爲裸將又一等玉也又次於瓚上文言圭此一節乃論爲圭之玉謂天子之圭則用純全之美玉上公之圭則用爲裸瓚龍之玉諸侯之圭則用爲瓚之玉伯之玉則用爲裸將之玉其文正在言圭之下此說極正而易通章如愚山堂考索龍鼻也將柄也然



則鼻四玉一石瓚三玉二石柄玉石相將舊圖瓚  
爲勺形又鼻爲龍稍而鄭氏之圭瓚酌鬱於獻尸  
皆非是蓋瓚非酌鬯凡裸酌鬯用爵灌之在瓚爵  
以灌鬯瓚以受灌而謂瓚酌鬯非也瓚深二寸其  
柄用圭有流前注流謂鼻也圭柄金勺既異其牝  
牡相合處各可長三寸厚一寸博二寸半流道空  
可徑五分翰案諸說皆足翼注

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繹之繹謂以組約其中  
央釋文必府結反戚如字沈音畢案必字象組約  
圭中之形戚表讀如字爲是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注終葵椎也爲  
椎於杼上明無所屈也杼網也相玉書曰琕玉六  
寸明自炤賈疏齊人謂椎爲終葵陸佃埤雅釋草  
爾雅曰終葵藜露終葵一名藜露此又葵之一種  
也蔓生葉圓而厚故周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  
葵義取於此也說文云齊謂之終葵終葵謂於杼  
上圓廣其首說者以爲卽琕玉是也按禮曰天子  
搢珽方正於天下蓋與大圭終葵首全異相玉書



珽玉六寸光自炤今大圭長三尺知非珽矣周官  
曰王搢大圭執鎮圭又曰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蓋  
王執鎮圭則搢大圭天子執冒則搢珽故鎮圭尺  
有二寸大圭長三尺冒圭四寸珽六寸也大圭圓  
而仁故於鎮搢之鎮義故也珽方以義故於冒搢  
之冒仁故也顧炎武曰知錄考工記大圭長三尺  
杼上終葵首禮記玉藻終葵椎也方言齊人謂椎  
爲終葵馬融廣成頌輦終葵揚關斧蓋古人以椎  
逐鬼若大儻之爲今人於戶上畫鍾馗像云唐時

人能捕鬼者元宗嘗夢見之事載沈存中補筆談  
未必然也魏書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則古人固  
以鍾葵爲辟邪之物矣左傳定四年分唐叔以殷  
民七族有終葵氏是又不可知其立名之意也翰  
意古人多以國爲氏或終葵出椎故以椎爲終葵  
猶蔡地出龜謂龜爲蔡歟又案禮記玉藻天子搢  
珽釋文珽他頂反本文作珽楚辭離騷豈理美之  
能當王逸注引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耀自照與  
鄭注引珽大六寸似是一事而文字異耳相玉書



史志不載今亦佚見徵引者此二條外又詩釋文  
玖音久書云玉黑色一條別無所見

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注致日度景至不夏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冬至之景丈有三尺土猶  
度也建國以度其地面制其域賈疏於地中立八  
尺之表於中漏半夏至日表北尺五寸景與土圭  
等冬至日丈三尺是爲景至若不依此皆爲不至  
案易緯通卦驗冬至之日植八尺之表日中視其  
晷影長短以占和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景

一丈三尺緯言夏至景與注小異注舉整數言也  
隋書天文志梁天監中祖暅造八尺銅表其下與  
土圭相連圭上有溝置水以取平正揆測日景先  
立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更立一表於南表影  
末名曰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差相直  
至大同中太史令虞胤又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  
唐書法象志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  
繩墨植表而以引度之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  
七十步晷蓋二寸餘舊說王畿千里影蓋一寸亥



矣百工譜日圭有方者有圓者有懸而隙日影者有注水針方向者隋唐志所載猶可考見古法方圓等則後人變制也又玉堂閒話上元日豎一丈之竿候日午影至七尺其年大稔九尺或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宗懔荆楚歲時記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此則本土圭遺意而推用者也

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注瓚如盤其柄用圭流前注賈疏典瑞引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寸言有流前注者按下三璋之勺鼻寸是也陳祥道禮書古者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槃有鼻而無龍注所言其漢制與案典瑞明引漢禮卽叔孫通所撰漢禮器制度也雖爲漢禮而實參考三代舊制瓚古本有槃故漢禮著之

琬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注諸侯有爲不義使者征之執以爲瑞節也鄭敬仲說除慝用之於衆頗時大行人職殷頰以除邦國之慝是也

穀圭七寸天子聘女注納徵加於束帛林希逸圖解







勺形制並同圭瓚但瓚勺各短小耳三璋之下雖不言槃有之可知其制亦同瓚槃口徑皆六寸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注亦如之者如邊璋七寸射四寸陳祥道禮書此錯簡也當繼穀圭七寸天子聘女之後亦如之者亦如穀圭之七寸蓋天子聘女用圭諸侯聘女用璋此尊卑隆殺之等也若以繼邊璋之後則聘女以加於束帛非酌事無所用勺案陳氏思議極爲讀書得間但此記是玉人之事重圭璋之形制與典瑞之言儀節不同故穀

圭類次於圭大璋類次於璋夫璋半於圭已顯判天子諸侯之隆殺穀圭七寸大璋自宜三璋中如邊璋七寸經非簡錯鄭注於此亦斟酌恰當

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又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注駟讀爲組以組繫之因名焉鄭司農云以爲稱錘以起量案古文假借之字必其音義近似有可通者若駟子朗切又子黨切藏上聲或音干助反从馬爲義組音祖从絲爲義二字迴別不能假借經既作駟目當如字解釋不當改字爲



組也爾雅釋獸樊駟也郭璞注秦晉呼大爲駟駟猶羸也唐本說文解字駟樊馬也顧野王玉篇駟駿馬也左思魏都賦冀馬填廐而駟駭劉淵林注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李善注引說文曰駟牡馬也皆謂馬之駿壯者意兩琮皆以飾馬史記平準書造銀鍋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圓之其文名曰龍白選直三十二曰重著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璋勺既有龍

節則琮鼻必有馬飾者漢時錢制或倣此爲之駟琮準以爲權後人市中交易名駟僧史記貨殖傳節駟僧其亦因此而名之歟又鄭錡解義權者銖兩斤鈞所由生宗后以組繫五寸之琮以爲權蓋獻璽稱絲則用之案此更因組繫巧爲傳合天官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此駟琮爲權之義也

案十有二寸棗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夫人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注鄭司農云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元謂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當時諸侯僭稱



王而夫人之號不別賈疏棗桌十有二列玉案十  
二枚案案皆有棗桌曾鞏耳目志孟光舉按齊眉  
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衛云棗乃古椀字故舉與眉  
齊張衡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椀也據  
此考工記十有二寸亦當作此解爲當翰案李善  
文選注引漢晉春秋淮陰侯曰臣自項歸漢漢王  
賜臣玉案之食依南豐說此玉案亦玉椀也注言  
玉飾案疏言案十二枚意皆不作几案解但未明  
言是椀爾注說夫人於義爲疑此夫人當是王之

三夫人易被總義后夫人皆與賓客之事王氏曰  
夫人佐后以致內治也其說近之

以致稍氣注餽或作氣杜子春云當作餽案氣餽古  
今字也

磬人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必先一矩爲句一矩爲  
股而求其弦旣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  
句也俞氏復古編古者制磬形垂下以象天傾西  
北屈而下覆之意倨句一矩有半鄭云上曲者爲  
句下直者爲倨句卽股也倨卽鼓也股在上廣而



短鼓在下狹而長以長掩短則鼓長於股者半矩是倨得一矩有半也以廣掩狹則股廣於鼓者亦半矩是句亦得一矩有半也廖文英正字通禮天子用玉磬諸侯用石磬後世玉石兼用如隋唐間凡設於天地之神則用石宗廟朝廷則用玉其不合於古制無疑及考博古圖所載周磬皆煎金鑄範非玉非石或虎形或雷紋無磬氏倨句之法然則當周之時先有金磬非自後代始矣說者曰用銅取其久而不變也爲禮圖者泥昔人傳注之說

臆度以成式如盃盃之狀仰而繫其兩旁以屬於簏簏皆非古制也翰案博古圖所載周磬未知果否是周物縱是周物亦春秋戰國時人爲之必非周初之法器陳氏元龍格致鏡原引筆記樂石有磬今浮屠持銅鉢亦名磬世人不識銅鉢而儒者往往不曉磬折義故不獨不識磬又不能知鉢矣矢人爲矢鏃矢參分第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劉彝中義司弓矢所辨者八矢而此所記止五



矢又田矢兵矢司弓矢無有蓋司弓矢辨其名物考工記止記其爲之之法則有名異而法同者皆該在其中且司弓矢據事之重者爲先故在矢繫矢用於戰伐則列在前而鏃矢殺矢在後此據鐵之重者爲先故鏃矢殺矢列在前而在矢繫矢却作田矢兵矢而在後也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坑注刃長寸脫二字鋌一尺王氏詳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其文已見於冶氏蓋殺矢之刃鋌如此宜從冶氏爲正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先鄭云甗無底爲鬲五穀厚半寸脣寸先鄭云穀讀爲斛斛受三升歐陽修集古錄載太宗時長安民耕地得此甗初無識者其狀下爲鼎三足上爲方甗中設銅簞可以開合制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句中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甗也遂藏於秘閣宜和博古圖甗之爲器上若甗而足以炊物下若鬲而足以飪物蓋兼二器而有之或三足而圓或四足而方考之經傳唯周官陶人爲甗止言實二鬴厚半寸脣寸而



不識其器之形制鄭元乃謂甗無底甑而王安石則曰從獻從瓦甗獻其氣甗能受焉然後知甗無底者所以言其上甗獻氣者所以言其下也然說文止謂爲甑蓋舉具體而言之事又載父己甗父乙甗祖己甗甗饗饗甗饗饗花雷紋甗盤雲饗饗甗雷紋饗饗甗素甗偃耳甗直耳甗各詳其形制又母乙甗兩耳三足銘作亞形雷紋饗饗甗兩耳三足無銘三股各作一饗饗形下齧其足饗饗之間錯以雷紋純緣而下復環以夔三分其體而介之

以鼻左右縱橫視之皆成獸形又有蔑敖甗伯甗女甗師甗仲父甗慧季甗丁父甗京姜甗此足甗直紋甗饗饗甗饗饗貫珠甗素甗亦皆詳其形制三代遺物借可考焉

庾實二穀厚半寸脣寸注庾讀如論語請益與之庾之庾賈疏小爾雅籩二升二剡爲豆豆四升四豆爲區四區爲釜二釜有半謂之庾庾本有二法故聘禮記十六斗曰籩注云今文籩爲逾逾卽庾也昭二十六年左傳中豐云粟五千庾注庾十六斗



案論語與之庾吳昌宗四書經注集證或云陶人之庾是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實異旅人爲簋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穀崇尺注豆實四升賈疏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又云地官舍人注方曰簋圓曰簠是簠法圓也案歐陽修集古錄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內圓而小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刻爲龜形與原父所得真古簋不同章如愚山堂考索案考工記

旅人爲簋及豆皆以瓦爲之雖不言簠簠是相將之器亦應制在旅人亦有蓋疏云祭天地之神尙質器用陶匏而已若祭宗廟則皆以木爲之方以智通雅考工以瓦爲豆周禮以木爲豆禮家言木曰豆竹曰籩瓦曰登然古器祖癸豆嫗窶母豆皆以銅爲之宣和博古圖禮圖據周禮簠簋注疏簠爲外方而內圓簋爲外圓而內方穴其中以實稻梁黍稷又皆刻木爲之上作龜蓋以體蟲鏤之飾而去古益遠矣不知簠盛加膳簋盛常膳皆熟食



用匕之具若如禮圖則略無食器之用今三代簠  
簋方圓異制可用匕而含如周邦父簠高三寸四  
分深二寸一分口徑長一尺闊八寸一分容四升  
一師以蟠螭周以重雷兩耳作蟠首銘曰叔邦  
父作簠用征行用從君王子孫其萬年無疆又太  
師望簠通蓋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七  
寸二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闊五寸六分容  
三升七合兩耳四足銘云太師小子望作鬯彝簠  
而謂之鬯者鬯訓煮熟食簠盛黍稷惟熟然後可

食也是皆出於冶鑄之妙而銘載粲然豈刻木鏤  
形者所能髣髴哉又京叔簠有蓋兩耳四足銘十  
一字素簠兩耳無銘如豆而方如鋪而橢其下四  
面作疏櫺之狀又魚豆無銘飾以魚鱗疑生豆銘  
八字上若盤狀而復穿鏤於濡物蟠虺豆二皆無  
銘各著以蟠虺輕重雷紋豆二皆兩耳無銘一有  
蓋一闕皆以雷紋爲飾或輕或重作垂花前蓋端  
狀若葉間錯栗紋翰案三代法物有用木者有用  
瓦者此常用之器也亦有用銅爲祭器欲子孫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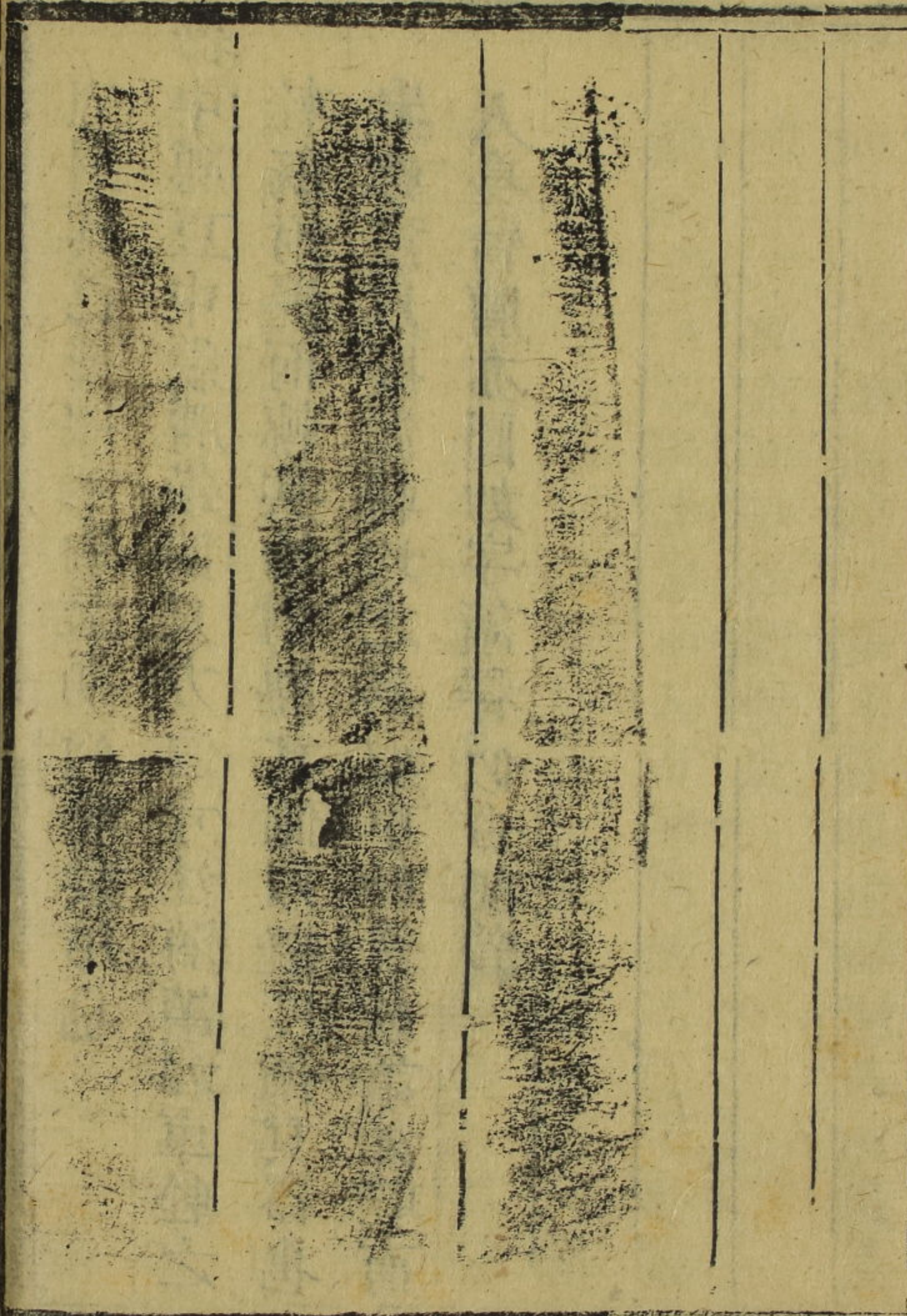
世實用其木瓦之器多不存惟銅器耐久故後人或得之爾未可執彼以疑此

凡陶旒之事髻墾薛暴不入市注爲其不任用也鄭司農云髻讀爲刮薛讀爲藥黃藥之藥暴讀爲剝元謂髻讀爲踞墾頓傷也薛破裂也暴墳起不堅致也案後鄭墾薛暴皆如字讀釋墾新田者多出頓傷之形似之薛莎草也有稜破裂之形似之日暴溼物多高凸故曰墳起不堅致也皆勝先鄭改字至髻字易司農讀刮而讀踞亦未若如字讀釋

似謂其色淺深不均盤渦似髻髮形也

器中膊豆中縣膊崇四尺方四寸注膊讀如車輪之輪旣拊泥而轉其均樹膊其側以擬度飾其器也案鄭意以擬泥轉均之具如車輪然故讀如輪而人身臂膊亦圓如字讀釋似合記義





目耕帖卷三十一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九

梓人爲篋虞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

注脰鳴鼃鼃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蛭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蛸動股屬胷鳴榮原屬賈疏精列屬爾雅蟋蟀螿注今促織也亦名青翟南楚之間或謂之王孫蜩蛭屬卽蟬也蟬鳴在脅發皇屬爾雅



蛟蟻蚌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江東呼爲黃蚌卽  
此發皇也又疏胃鳴榮原屬云此記本不同馬融  
以爲胃鳴千寶以爲骨鳴皆難信不如作胃鳴也  
揚雄以爲蛇醫或謂之榮原郝敬完解榮原俗名  
脚蛇楊慎丹鉛錄引此經及注云許慎說文蝮蝮  
詹諸以脰鳴者虺以注鳴者又曰榮虺蛇醫以注  
鳴者蟬以旁鳴者蝻蟻以翼鳴者蚣蝮以股鳴者  
蟻大龜以胃鳴者蠪一作蠪二家解不同可以參  
考案許鄭皆漢大儒二家訓注皆有古據兩存可

也升菴引鄭注發皇屬作蟋蟀屬據疏蜻蛉屬是  
蟋蟀殆誤記與

大胃耀後注耀讀爲哨頤小也賈疏哨與頤皆少小  
之貌凡猛獸有力者皆前麤後細故云大胃耀後  
翰案古無以耀爲哨者自是創讀似未若依經本  
字訓釋蓋梓人刻簾上猛獸之形後作力勢昭顯  
如有光耀也

數目顧脰注顧長脰貌故書顧或作輗鄭司農云輗  
讀爲鬣頭無髮之鬣翰案輗古文顧今文莊子德



充符篇其脰肩肩作肩者又顧字之省文也  
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  
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注匪采貌故書撥作  
廢匪作飛鄭司農云廢讀爲撥飛爲匪又則必如  
將廢措注措猶頓也故書作厝杜子春云當爲措  
案注云故書作廢作飛作厝皆經本字今作撥作  
匪作措者依司農子春讀而改之也廢古與發同  
論語廢中權釋文廢鄭作發依齊古讀也此經廢  
字亦宜讀發匪詛采貌雖與衛風有斐君子作匪

合而未若飛字之寫生也停柩曰安厝以擬委頓  
之形視改措字尤深似經字均勿庸改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  
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觚當爲觶豆當爲斗  
觚豆字聲之誤賈疏古書觶或作觥或作觥學者  
傳寫誤觚又引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  
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與古周禮說同案一獻  
而三酬則一豆若觚則二升不滿豆矣馬季長謂  
豆當爲斗故鄭從師說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



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陳傅良說鄉飲鄉射言獻以爵而酬以觶儀禮亦云獻以爵酬以觶康成改觚爲觶疏謂傳寫之誤是已至改豆爲斗依用師說劉敞七經小傳獻以一升酬以三升并而計之爲四升豆雖非飲器以數計之則然說亦近理下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注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鄭鏐解義記曰觴酒豆肉至於酒非可以豆計也故義當爲斗以劉原父說通之經文兩豆字皆非誤林之奇全解勺實於爵

酌以取中爵資於尊盛以防滿若夫謂之觚則交物無節乃爲孤而已此之謂爲酒戒也觚亦如經字讀釋亦可備一義也

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鄭司農云衡謂麋衡也曲禮執君器齊衡元謂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王志長刪翼按眉問曰衡向衡而酒不盡是飲器太深也麋眉通先鄭之說爲長

梓人爲侯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注鄭司農



云兩個謂布可以維持侯者也上方兩枚與身三  
設身廣一丈兩個各一丈凡爲三丈下兩個半之  
傳地故短也元謂个讀若齊人擗幹之幹上个下  
个皆謂舌也身躬也鄉射禮記曰倍中以爲躬倍  
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然則九節之侯身三  
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其制身夾  
中个夾身在上下各一幅此侯凡用布三十六丈  
言上个與其身三者明身居一分上个倍之耳亦  
爲下个半上个出也个或謂之舌者取其出而左

右也賈疏侯有中有躬有个三者今先鄭惟有身  
不見中故不從之也翰案後鄭據鄉射禮記以舌  
訓个確不可易但讀个爲幹未若依經字爲安个  
亦具有舌象也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注春讀爲蠢蠢作也出也  
天子將祭必與諸侯羣臣射以作其容體出其合  
於禮樂者與之事鬼神焉以春爲蠢於義爲疑恭  
讀

欽定周官義疏功猶事也春謂春官宗伯也將祭而射以



習禮樂之事於是春官將有事焉故曰春以功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注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  
下曰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  
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以北  
面賈疏此據賓射之侯言五采是九十弓之侯若  
七十弓者則三正五十弓者則二正也恭讀

欽定

周官義疏射人職言士以三耦射豕侯豕侯皮侯也  
比而觀之則其上文王諸侯孤卿大夫之射亦大

射非賓射也蓋賓射唯天子諸侯有之孤卿大夫  
士燕射而已何賓之有至其所云九節五正七節  
三正五節二正者自以歌詩之節言之如九節五  
正則四節先以聽而五節之中拾發乘矢故云正  
也如以爲五正之侯則一句之中忽言歌忽言侯  
文不相貫矣觀牛人罇師典庸器小臣諸職賓射  
與饗食相次蓋諸侯來朝或諸侯自相朝而特舉  
此禮非因燕爲之故次於大射而隆於燕射也  
廬人爲廬器郝敬完解廬簠通攢竹爲兵柄也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是故句兵裨刺兵搏  
注故書彈或作但蝟或作絹鄭司農云但讀爲彈  
丸之彈彈謂掉也絹讀爲帽邑之帽帽謂撓也元  
謂蝟亦掉也謂若井中蟲蝟之蝟齊人謂柯斧柄  
爲裨則裨隋圓也搏圓也案故書彈或作但蝟或  
作絹但猶單也句兵欲上下停勺勿但在治上而  
遺下故欲無但治及裨柄則無但之病矣絹以織  
絹爲喻謂軟如絹也刺兵弱則不能制勝故欲無  
絹體圓力強則無絹之病矣古文字亦饒有意味

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先鄭謂晉謂矛戟下銅鑄  
也後鄭謂晉讀如王摺大圭之摺矜所捷也案柅  
下銅鑄用以進而擬捷故以晉名之晉者進也

灸諸牆以旤其撓之均也注灸猶柱也以柱在兩牆  
之間案灸者以鍼柱病穴取其直記者工於喻物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注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  
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案今水平之法用  
小柱下端施足令可隨地安放上端平安木槽長  
二三尺從槽至足高四尺此水平之器也如量高



下置水平於此處注水滿槽不得倚側於彼處立竿令木槽之兩端與竿參直補至竿令繩與木槽平不得軒輊於是量竿從繩至地若干尺與水平之高相較若相等則地平無高下若比水平多一尺則其處下一尺若比水平少一尺則其地高一尺

置槩以縣眡以景注故書槩或作弋元謂槩古文臬假借字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爾雅在墻謂之杙在

地謂之臬賈疏臬柱也又引通卦驗云立八神樹八尺之表以爲臬卽表也神引也翰案臬古文作槩其故書或作弋者杙字之省文

畫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王應麟玉海詩定之方中注揆日出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疏云篤公劉詩曰旣景迺岡相其陰陽傳曰考其日景是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注天子十二門賈疏天子當十二里此云九里者案下文有夏殷則此九里



通異代也又市朝一夫注方各百步賈疏案司市  
市有三若總於一夫之地爲之則太狹蓋市曹思  
次介次所居之處與天子三朝皆居一夫之地各  
方百里也王志長刪翼周家文物隆盛過於夏商  
都城止於九里何其陋也以九里四面規之面僅  
得二里有奇面置三門門通三涂一涂軌道七丈  
二尺左右復有男女分行之地則九經九緯之外  
幾無以置民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何以容之又  
朝覲宗遇五等諸侯聯鑣而至每一賓所共車米

車禾輓至百輛其填駢偏側於九里之中抑又難  
矣又考外朝大詢公卿大夫士羣吏及邦國諸侯  
萬民咸在又有九棘三槐嘉石肺石分列左右司  
市質人下至司稽肆長官不下數十思次介次分  
地而設一夫之地又何以容之意都城四面各方  
九里則三十六里中庶可以宅官民而壯帝居矣  
至市朝一夫固不得其解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方九里以經言其週圍則三十六里積八

十一里用王氏說又云羣儒多以朝市一夫太狹



爲疑非也三朝二各百晦蓋祇計所立之廷之修  
廣而門闕不計也廣輪六十丈當今度三十七丈  
有奇可容人千許矣而猶曰窄乎三市亦然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  
尺九階注世室宗廟也魯廟有世室牲有白牡此  
用先王之禮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  
也四三尺以益度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  
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  
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

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賈疏賈馬諸家皆以  
爲九等階以周殷差之禹卑宮室當一尺之堂爲  
九等之階於義不可故爲旁九階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以下文五室九階推之則此世室非廟也

凡宗廟必前堂後室中爲室而東西兩房堂上兩  
楹以爲行禮之節堂下兩階以爲升降所由天子  
諸侯以上皆然考之覲禮聘禮公食大夫禮及書  
之顧命足以見其然矣若五室九階者則唯明堂  
耳然則此世室者卽明堂與鄭據明堂位魯公之



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之文以此爲宗廟記  
文誇誕本不足信然當時有此語者周禮記上帝  
於明堂以文王配之人或因此以明堂爲文王廟  
於是以世室之名被諸明堂而廟寢明堂三者同  
制之誤由茲起矣或云周之明堂夏謂之世室故  
與廟寢制異不言廟寢者以其爲常制故不著也  
又案賈馬諸家以爲九等階者亦以宗廟不合有  
四面之九階故云爾然以宗廟論不但無九階并  
不當有五室若明堂設爲五室四面戶牖洞然開  
明則四宇無壁自當各有可升之階矣疏謂禹卑  
宮室此爲一尺之堂蓋未必然階必三級以上然  
後可以行禮升降之節也殷崇三尺夏豈遽過之  
乎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  
筵五室凡室二筵北史李謐傳載謐明堂制度論  
云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當  
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  
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元



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卽寢之房也又云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之所取正者也其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旣乖其正

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旣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又云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元注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



堂元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由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鼗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鬢帶麻於房中鄭元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同制之說還相矛盾

又論列蔡伯喈九室之非多愜於理王與之訂義引唐氏曰世室重屋明堂同制異名而鄭氏離之明堂辟雍清廟路寢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而蔡邕合之數語簡賅最善折衷

文獻通考黃帝明堂之說制度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王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削之然其所言茅蓋通水與大戴禮所記略同又考工記所言夏后世室殷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由質而趨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以是推之黃帝時無



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以茅正太古儉  
 樸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謬誕者多  
 假設黃帝之事以售其說如所謂作五城十二樓  
 封名山接萬靈明庭采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誣  
 古聖張大其詞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王帶所  
 上明堂之制乃簡樸如此雖不經見然豈不可稍  
 規千門萬戶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出並於封禪  
 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公王帶之王音  
 粟與玉字不同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筵野度以步涂  
 度以軌易祓總義隱几而坐者宜於室故室中度  
 以几肆筵為禮者宜於堂故堂上度以筵人之張  
 臂為八尺此八尺之筵宜於宮中故宮中度以筵  
 人之舉足為六尺此六尺之步宜於野故野度以  
 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而車軌廣八尺故涂度以  
 軌王昭禹詳解尋也步也取諸身以為度也几也  
 筵也軌也取諸物以為度也

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注乘車廣六  
 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



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陳祥道禮  
書據記文不容乘車之五个則自四个以上其數  
廣於應門二徹三个理宜不然而鄭氏之說又非  
也然則所謂乘車之五豈三字之誤與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注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  
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賈疏阿棟也者謂門之屋  
兩下爲之其脊高丈按漢時東闕浮思災浮思小  
樓也明堂位云疏屏注亦云今浮思也刻之爲雲

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凡版廣二尺公羊傳五  
版爲堵高一丈三堵爲雉毛一清曰雉之飛高不  
喻丈此言五雉九雉指其高而言之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棟在脊阿非棟也說見士昏禮此阿是門

之樓故有此高若門屋則當卑於堂屋焉得如許  
高乎兩下爲之不爲四雷則宜然  
環涂七軌注故書環或作輶杜子春云當爲環翰案  
輶具有環繞之義不必改輶爲環也

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



制注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弟所封其城隅制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諸侯畿以外也其城隅制高七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賈疏引禮器者欲見諸侯門阿得與天子同之之意又引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案疏引異義古周禮說與注稍殊

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國國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導達於川各載其名注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薛氏圖曰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溝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



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爾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入川周世井田之法實公行於天下內外遠近之溝洫固無異制則遂人匠人之所掌其制一也又曰井田溝洫之制同矣周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收其田野自井至都以任地事遂人治野自遂至路以達於畿匠人爲溝洫自眇至澮以達於川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

與采邑同匠人有眇遂溝洫澮之別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鄉遂公邑制溝洫采地制井田畿內用貢邦國用助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自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爲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豈可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



目末中 卷三十一  
春夏祈穀於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人遂人言興耒旅師有耒粟此鄉遂井田之事鄭氏以鄉遂無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爲井田可知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注鄭司農云奠讀爲停謂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行之陳祥道曰奠之爲言定也謂水於此若停蓄然案奠有停止之意何煩改讀爲停

善防者水淫之注鄭司農云淫讀爲濼謂水淤泥土留著助之爲厚元謂淫讀爲淫液之淫賈疏謂以淤泥淫液使厚也案後鄭如字訓釋視先鄭改讀爲長

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注里讀爲已聲之誤也王昭禹詳解但依一里之長廣以爲之式則衆力可以傳著而用之也王志長刪翼愚按他解作里謂一日可推百日一里可準百里傳附也謂衆力相對傳著而成功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曰爲式者將積日而程其功也里爲式者將計里而分其役也此蓋一縱一橫之法鄭康成以此承上爲一解而改里爲已似不必然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注故書汲作沒杜子春云當爲汲元謂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墻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板槁也版槁築之則鼓土不堅矣案故書本作沒後鄭從杜氏改汲而訓爲引依古經沒字解釋亦得沒猶下也繩約太下則下急而土實上緩而土虛且版接處不能融浹削之

易見隙罅故無任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宜一宜有半謂之橐一橐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注矩灋也所灋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頭髮皓落曰宜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人頭之長也又云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倂玉藻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尺郝敬完解序云車之登下以人爲節故矩由人身非彊設也翰案中庸說道不遠



人而通其理於伐柯有會於此

車人爲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先鄭云耒謂耕耒庇謂耒下岐後鄭謂庇讀爲棘刺之刺耒下前曲接耒賈疏古法耒下惟一金不岐頭先鄭云庇謂耒下岐據漢法而言案古者耕田有耒耜薈草有耨世本垂作耨呂氏春秋其耨六寸所以開稼此耨之制車人爲耒此耒耜之制也故易曰耒耨之利後乃爲犁賈思勰齊民要術趙過始用牛犁實勝耒耨之利

魚豢魏略皇甫隆爲燉煌太守民不曉耕隆乃教民作樓犁省力過半陸龜蒙耒耜經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冶金而爲之者曰犁鑿曰犁壁斲木而爲之者曰犁底曰壓鑿曰策額曰犁箭曰犁轅曰犁梢曰犁訐土聲曰犁建曰犁盤木與金凡十有一事云云所言制度與古不同而以牛耕之犁混於耒耜自唐而已然矣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



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同以爲度賈疏此車人謂造車之事凡造作皆用柯同以量物故先論斧柄長短及刃之大小也案劉熙釋名斧甫也甫始也凡將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

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注鄭司農云牝服謂車箱服讀爲負案易繫辭傳服牛乘馬服當如字讀之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注羊善也善車若今定張車較長七尺賈疏後鄭雖舉漢法以曉人而漢世去今久之亦未知定張車何所用但知宮內所用故差小謂之羊車也恭讀

欽定

周官義疏此亦駕牛之車也注以羊爲善想古有此訓故善美義等字並從羊非以羊駕車也此車牝服七尺短於大車一尺不言其他之度則其他蓋與大車同豈因大車長而重別置此短一尺者乃得稍使捷與疏謂柏車較雖短較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較輻牙則小恐是臆說鄭氏鏑引晉武帝乘羊車宮人爭以竹葉插戶鹽水灑地以引帝車



證此記非也晉武非倣古羊車之制或於宮中爲  
兩輪迫地之車以羊駕而人挽之以行樂耳聖人  
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安得有此試思七尺之車其  
重幾許羊雖高大夫能勝此賈疏云宮內所用蓋  
因晉史所云而揣度之漢時亦爾鑄乃引此以實  
之謬矣晉以後齊梁亦倣其制隋大業中作車駕  
果下馬其大如羊謂之羊車皆非考工之羊車也  
徹廣六尺鬲長六尺注徹同轍古文假借字也賈疏  
徹廣六尺者不與四馬車八尺者同徹鬲長六尺

者以其兩轅一牛在轅內故狹四馬車鬲六尺六  
寸者以其一轅兩服馬在轅外故鬲長也恭讀

欽定

周官義疏鬲長六尺卽車廣之度也轍之廣若僅與

車廣同旁無所加則牙之下行地者上齊於兩轅  
而無出入也輪以利轉必無壓於轅下之理况又  
有縵一寸金轄之間所消之數乎然則徹廣六尺  
六字當爲八字之訛而前人未之正也

弓人爲弓居幹之道菑栗不弛則弓不發先鄭曰菑  
讀爲菑畚之菑栗謂以鋸副析幹弛謂邪行絕理



者弓發之所從起後鄭謂栗讀裂縑之裂案舊栗對邪也而言今俗謂物之順直者爲蓄栗猶是古語則栗當如字讀

釋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紕而昔先鄭曰紕讀爲珍縛之珍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犢理錯也案孟子告子下紕兄之臂趙岐注紕戾也角紋交纏與直相反昔謂陳舊與澤相反史記田齊世家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罅司馬貞索隱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枿

幹則析昔音相近愚意史記昔幹之昔正用考工紕而昔之昔小司馬訓久舊甚是而又通於析幹之析自相矛盾蓋凡爲弓者幹與角皆取材於直澤若老牛之角紕而且舊如此之角無可取矣弓膠昔幹亦謂潤澤者黏合堅固可泯其間罅若是昔舊之幹雖膠之可使強合而卒不能傳合疏罅也熟思細釋物理自深可知古文字不宜輕改

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注故書畏或作威杜子春云當爲威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



當元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案隈作畏古文假借字隈爲曲隈乃與弓淵義合劉熙釋名弓末曰簫又謂之弭中央曰弣簫弣之間曰淵

夫角之本蹙於割而休於氣是故柔注休讀爲煦案禮記玉藻盛氣顛實揚休正義揚陽也休養也休養具有和煦之義似亦勿容改讀也

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先鄭云牛戴牛謂角直一牛却敬完解謂全牛之精氣完聚於角王志長刪翼取仲輿說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紵而搏廉案昔紵皆當如字讀相角以紵而昔爲病相膠則昔與紵皆善也蓋膠色朱火候得矣而加之以昔久則紋瑕深透光澤其質紵曲者必團結而廉隅與用角相反而各適其性也

凡昵之類不能方注故書昵或作檝杜子春云檝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勑勑黏也元謂檝脂膏臚敗之臚亦黏也案古文檝要是黏意後鄭音讀爲近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  
冰析瀉先鄭去液讀爲醴奠讀爲定案液是漬液  
奠卽定也無煩改讀冰析瀉後鄭謂大寒中下於  
藥中復內之歐陽謙之說析瀉謂待其堅定而磨  
治之今工爲黑漆器尙有此法

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  
則合注液角則合之合讀爲洽又云秋合三材則  
合合堅密也案古合洽通用鄭讀上合爲洽下合  
如字訓最爲諦切

斲目必茶注鄭司農云茶讀爲舒舒徐也案茶古舒  
字傳寫誤作茶字

夫筋之所由幪也恒此作注鄭司農云幪讀爲車幪  
之幪元謂幪絕起也案先鄭定其音後鄭釋其義  
謂筋幹不得其所絕起如車幪也恒此作一本爲  
恒由此作

厚其帛則木堅薄其帛則需先鄭云帛讀爲襦有衣  
絮之絮謂弓中裨案絮周易作柳絮絮皆女居反  
古字通用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注當弓之隈也長短各稱其幹  
短者居簫易蔽總義上經言角長二尺有五寸謂  
之牛戴牛則角固貴乎長也然以達對短則達爲  
長之過需須也良工以次需而用之不可過於長  
亦不可過於短

恒角而短是謂逆撓注鄭司農云恒讀爲髮繩之繩  
元謂恒讀爲柶竟也釋文恒古鄧反又如字翰案  
恒有竟義如字讀亦得

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按注鄭司農云菱讀爲激菱

謂弓檠也元謂菱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爲骸之骸  
菱解謂接中也變謂簫臂用力之異賈疏菱解中  
謂弓隈與弓簫角接之處案後鄭讀釋泱於理  
恒角而達引如終繼注變譬言引字之誤也案上言  
辟如終繼是第謂角之達此言引如終繼是承上  
挺臂言賈疏說菱解中有變焉故按云引之則臂  
中用力放矢則簫用力已隱伏此句引字在內記  
文不誤也

橋角欲孰於火而無燂注故書燂或作朕鄭司農云



字從燁案故書朕字當是以朕兆爲義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做宛之無已應注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能需也峻謂簫也鄭司農云做讀爲蔽謂握持處也趙溥說弓把處稍細把處上下皆堆起稍高攙接著角面做卽把處稍細者柎乃把處兩頭兩側畔稍高接角畏者做言其兩面故曰薄柎置於兩側側目視之故不言厚而言高案峻卽今之弓墊做與蔽古字通用

爲柎而發必動於綱弓而羽綱末應將發注綱接中羽讀爲扈扈緩也接中動則緩綱簫應弦則角幹將發却敬完解言下柎之巧柎薄無力殆未應弦將興柎必因之發傷柎旣發則兩隈背綱薄處失勢而輒動如鳥羽搖曳弓至羽綱不定則末梢豈能終因將應弓發傷焉得無已之應乎羽綱之羽如字訓釋似爲得解

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注鄭司農云定讀如掌距之掌鄭鍔解義掌如掌拄之掌所以輔而正之也



案定即古文掌字掌柱義長

量其力有三均注有三讀為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者  
謂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而勝三石案  
孟子聖人有憂之邪說暴行有作有字皆含又字  
之義

筋三侷膠三錡絲三邸漆三尉注侷猶等也幹角既  
平筋三而又與角幹等也錡緩也邸料輕重未聞  
郝敬完解錡均通等也邸抵通相當也尉與通相  
從史也皆均和之意是書辭義變幻多此類鄭氏

泥數解則一弓用膠三錡六兩為錡是用膠十八  
兩也陶人三斗四升為庾是用漆七斗二升無是  
理矣

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注故  
書速或數鄭司農云字從速速疾也案古文作數  
亦亟疾之義

利射侯與弋注故書與作其杜子春云當為與案下  
云利射革與質故杜氏例此亦為與也故書或以  
與其形似而致誤歟抑記文本或作其如詩鄭風



伊其相諱伊其將諱易一字別有奇與之致耶  
大和無澗其次筋角皆有澗而深其次有澗而疏其  
次角無澗釋文而疏之上石經有角字陳祥道禮  
書以文意推之當言大和無澗其次角無澗其次  
有澗而疏其次筋角皆有澗而深恐先儒傳之失  
敘翰案記文以參差歷落擅長陳氏以後人文字  
律之淺矣

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注句於三體材敝惡不用之  
弓也易敝總義句弓司矢職所謂句者謂之敝弓  
是也郝敬完解角至者柔故曲而爲句弓詩云敦  
弓既鉤是也案仲輿說與注異可存一義

文獻通考陳氏曰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考  
不誣其爲先秦古書無疑困學紀聞周禮當劉向  
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後爲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  
文注故云故書案賈疏鄭注周禮時有數本

洪邁容齋隨筆六經用字固間有奇古者然惟周禮  
一書獨多前賢以爲此書出於劉歆歆常從揚子  
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爲灋柄爲枋邪爲



衰美爲媿呼爲噉拜爲擗詔爲磬怪爲傀暴爲𪔐  
擗爲簪風爲飄鮮爲鱸槁爲蕞蠓爲羸脾爲廡魚  
爲廡埋爲狸吹爲歛陔爲賊暗爲縮柝爲櫟探爲  
擗翅爲翬摘爲若駭爲賊擊爲輦幸爲棒掬爲輦  
輦爲幘藻爲藻吳爲庾叩爲敏娘爲蕪魅爲魁與  
夫廡廡胖鱸盍眠副醜桌韞浴鬻柶綉疆與槩棟  
之類皆他經鮮用若考工記之字又不可勝載也  
賈疏周官漢昭武之時始出祕而不傳馬融傳云秦  
目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

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滅絕之搜求焚燒之獨  
悉是以隱藏有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  
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  
得見焉至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  
著於錄略冬官一篇既亡以考工記足之衆儒共  
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具  
在於斯遭天下兵革並起弟子死喪唯里人河南  
緱氏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歲且九十家於南山  
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鄭康成



序云世祖以來大中大夫鄭少贛名典及子大司  
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  
守馬季長皆作周官解詁又二鄭同宗大儒稱識  
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亦信多善又云周禮之內  
鄭康成所存注者有三家司農之外又有杜子春  
鄭大夫二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杜子春  
非己宗故指其名也陸德明釋文注周禮者四家  
馬融鄭元王肅于寶案馬王于三家注皆亡間見  
釋文及疏

困學紀聞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而  
聖人之微指晦焉徐氏微言謂鄭注之誤有三王  
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其誤一司馬法兵制也  
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  
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之  
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翰案王制雖出於漢  
儒而所記皆三代之法司馬法雖兵制古者寓兵  
於農田制亦於斯可考周漢官名不同而比準爵  
級亦討論之實功此舉不可謂康成之誤也康成



之誤大半在好改經字其承用二鄭杜子春舊義者往往仍其所改又有三家未改者而康成以意改之浚儀譏其臆說謂此然此是注中之小疵也其大醇處實能會通典禮使先朝名物度數周悉詳明有功於禮經甚鉅非後儒所及也

困學紀聞漢河間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唯唐太宗夜讀之以爲真聖人所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此經者太宗而已劉歆始用之蘇綽再用之王安石三用之經之蠹也何義門云唐之立法本於蘇綽不得目爲經之蠹翰案唐太宗數語真千古定論也



一	二	三
---	---	---



